

花开有声

周维先自选集

周维先 / 著



六十年创作精华

根据本剧拍摄的《花开有声》

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残疾人生活状态的电视剧

央视黄金时间播出后，

引起业界广泛关注。

作者推陈出新，将目光转向社会底层，

在题材定位上，

率先占有新的高度。

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象，

周维先笔下爱与生的艺术世界，

始终都在沿着

语言艺术轨道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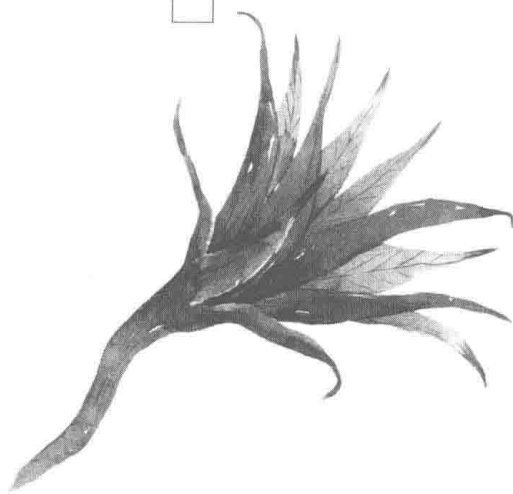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

花开有声

周维先自选集

周维先 /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开有声 / 周维先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5068-5970-7

I . ①花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249 号

花开有声

周维先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牛 超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410 千字

印 张 26.75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5970-7

定 价 5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总 序

汤显祖逝世四百年了。莎士比亚也逝世四百年了。一个是中国戏剧大师。一个是英国艺术巨匠。

夜读“临川四梦”，让我神思悠悠恍然如梦。莎翁又令我亢奋而至于无眠。

莎士比亚写情的执着。汤显祖写爱的顽强。

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双双赴死，前赴后继死在了一起。杜丽娘却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死，死亦可生”。她竟然为了没有得到的爱又重新活了过来，回到一见钟情的地方，寻找那一个必定属于她的人。

是不是棋高一着？

生离死别，缘起缘灭。那缘，是可以超越生死的。

我没有研究过“比较文学”，但是，在虚心拜读之余，还是忍不住把两位大师比较了一下。

六十年了。

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，我追寻生命的原始。

在精神的王国里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、雷电中野性的山林、艳阳下蛮荒的原野。

生命始于爱。

爱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象。于是有了你，有了我，有了爱和恨的戏剧。

我是爱的儿子。我因爱来到人间，也将为爱绝尘而去。最后归于尘土。

如今，我遥望着故土，遥望着故土上的老树。

老树摇曳着千年的岁月。我摇曳着满头的白发。

大树下，故乡人摇着扇子捧着紫砂，在月下，在风中，絮絮而谈，讲的是古往今来、前世今生……

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

——那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太湖吗？

那里有我的父辈、父辈的父辈……来自生命源头的梦。

那梦很长很长，长到无可言说，美到风华绝代。尽管我已然从白衣飘飘的少年变成了苍颜白发的老者，但是那林林总总多姿多彩的爱之梦，仍然逶迤而来，绵延不绝……

于是，我用爱，用生命，用灵魂，用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，把一篇又一篇关于爱的故事写在了流水之上……

2016年6月22日草

8月26改于连云港 苍梧

序

2004年暮春，我又一次走上了寻找大爱的创作旅程。江苏电视台原台长带着他的残疾儿子来连云港请我，希望我帮他儿子圆一个梦：搞一部残疾人题材的电视剧。显然，他给我出了个难题，而且是一道有些刁钻的偏题。此前，中国还没拍过一部以残疾人为主角的长篇电视剧。这个头可不好开。再说，有谁愿意茶余饭后看一群残疾人的故事呢？老台长找上门来，自是盛情难却。尽管有种种疑虑，我还是带着刚刚出院的妻子去了南通。在海安，我寻访了因车祸落水，脊柱受损，多年来只能趴在床上工作的残疾人艺术团团长。他不仅把中国最早的残疾人艺术团搞得有声有色，还开了公司，创造了很好的效益。随后，我专程到江阴观看演出，在那里结识了失去双臂的青年演员。他用嘴叼着笔，甩着头，写出刚劲有力的大字“腾飞”后，朝我腼腆一笑，让我几乎控制不住即将盈盈而出的泪水。我注意到一个高挑身材的女孩替他搬运道具，体贴入微地为他擦去额头的汗水。原来，这个文静

的姑娘是健全人。她和残疾小伙的恋情被发现后，父母与她断绝了关系。如今，她已怀有身孕。我问她，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爱上他？她羞涩地笑笑，以沉默作答。就在那个夜晚，南飞的形象破壳而出。我浮想联翩，先后设计了卖血救母、卖身葬母、冲刺赛场记录等一系列情节，一下子激活了全局。我想，正是如今越来越稀缺的超越功利的人性之美，才使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残疾人成为唇齿相依的亲人，他们用澎湃于心的大爱相濡以沫，铺就了一条不甘人后奋力打拼的人生之路。这条路和筚路蓝缕走在路上的人们，艰辛之极，坚忍之极，无畏之极，美丽之极。

在背靠狼山面对长江的紫琅山庄，我度过了一百一十个心潮难平的日日夜夜。我被这一群肢体残缺但是灵魂丰盈的年轻人冲击着，激动着，激励着，升华着。从晚春一直写到早秋，《花开有声》方告完成。当年寒冬到次年初夏，又改出了二稿、三稿、四稿。2007年3月央视在黄金强档热播并一再复播。网上的评论连篇累牍。一时间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。

或许，这就够了。

我用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一个沉默群体深深的敬意。只是因为他们常常被忽略，被遗忘，被冷落，被歧视。但是他们终究不愿相信：自己只能是失败者。



·
目
录
·

001	一
020	二
040	三
058	四
080	五
099	六
120	七
139	八
159	九
178	十
199	十一
219	十二
239	十三
258	十四
275	十五

294	十六	
314	十七	
333	十八	
352	十九	
373	二十	
394	二十一	
416	附录：关注弱势群体	唱响生命赞歌

—

崇川河静静地流着，穿过饱经沧桑的水乡小镇，穿过一座座拱形石桥。河两岸，黛瓦粉墙斑驳苍老，石埠头上有女人在洗菜、刷马桶。

刘通州的旁白：“童年是什么？童年是一个装满记忆的口袋。自从奶奶的船突然翻沉，河上只漂起那把跟随她一生的琵琶；自从妈妈死于难产，爸爸把继母带进家门……我的童年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。”

七岁的刘通州在小天井里洗衣服，脸上沾着肥皂沫。

后妈给双胞胎喂奶，把换下来的尿布扔进刘通州面前的木盆里。水花溅了刘通州一脸一身。

刘三梦游似的走进家门，直奔灶间，端起一小坛黄酒就往嘴里灌。

后妈跟进灶间：“嗨嗨嗨，老酒是这么吃法的吗？”随手关上了门。

刘三顾自喝酒，酒液溢出，流到脖子上、胸脯上。

后妈夺过酒坛：“你有病啊！？”

刘三颓然坐下，伏在八仙桌上：“我，我撞死人了……”

后妈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真的？这是真的？”

刘三潸然泪下，呜咽起来。

后妈：“怎么办？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刘三软软地站起来：“我去投案……”

后妈一把扯住他：“你，你疯啦？”

刘三：“不去投案……我，我良心不安……”

后妈抱起双胞胎：“刘三！你去投案，我现在就抱着双胞胎投河！”

刘三一哆嗦，猛地抱住了娘儿仨……

堂屋里。

刘通州摘下挂在墙上的琵琶，用袖头拂去灰尘，又轻轻吹了吹，注视着那根断了的琴弦：“奶奶，你死了，可我要让你的琴声活过来……”

他推开木门，向后望了望，掩上门，拎着琵琶走上石子路。

石子路拐角处。

阿桃守着一篮子草莓，手里还做着针线。她看上去也就二十七八岁，不时用眼角余光瞄一眼坐在草莓旁边的小女孩篮子。

刘通州拎着琵琶走过来，看到草莓旁的女孩愣了一下，遂又蹲下身来，注视着她。

篮子也抬起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男孩。

刘通州的旁白：“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孩改写了我的童年。让黯淡的日子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……”

刘通州：“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篮子：“我，我，我也没见过你呀！”

刘通州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篮子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刘通州：“知道我是谁吗。”

篮子又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刘通州指指阿桃：“那么她呢？她是谁？”

篮子仍然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刘通州哈哈大笑，然后站起身向石拱桥走去。

突然，身后响起脆脆的一声：“哥哥！”

刘通州陡然转身，发现小女孩站了起来，远远地望着他。

刘通州：“嗯？”

篮子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刘通州：“我叫刘通州。那么你呢？”

篮子不语。

刘通州：“对了，你叫不知道！”笑着转身上桥去了。

刘通州走下石拱桥，来到桥墩下一户敞着门的人家。

白发老人在桌前自酌自饮，面前摆着一碟茴香豆，一碟盐水花生米。他身后，灰黑的墙上挂着几把琴。

刘通州行了一个礼，腰弯得很深，停了停，才直起身来。

白发老人放下酒盅，打量刘通州：“谁家的孩子，这么懂礼貌？”

刘通州：“王爷爷，我是方丽人的孙子。”

“丽人的孙子？！”王爷爷忽地站起来，“丽人的孙子都这么大了？天哪！这光阴真像是白驹过隙呀！”看见刘通州手中的琴，走过去把琴拿来端详，“没错，这是丽人的琴，我听了她几十年评弹，万万没想到……一夜间成了绝响。她那船怎么会翻掉？是遭人暗算，还是自寻短见？唉，真正是红颜薄命呀！”

刘通州：“爷爷，帮我把断弦换掉吧！”

王爷爷：“你，你也要弹？也要唱？你身上果然流的是丽人的血？”

刘三开着卡车奔驰在公路上。他紧皱眉头，看上去有些神情恍惚，卡车驶进水乡镇，刘三忽见路边盛着草莓的篮子，篮子旁边的阿桃让他着实吃了一惊。他耳边响起撞人后紧急刹车的刺耳声响，眼前掠过一条长长的抛物线，随后，草莓篮子溅起了一大片红色的浆汁……

刘三头上冒出冷汗，把车停在阿桃斜对面的桥墩下面。

刘三在车里愣怔了一会儿，才下车走上狭窄的石子路。

刘三瞟了一眼阿桃和篮子。

阿桃微笑着抬眼看他：“这位师傅好眼熟。”

刘三一惊：“你，你认得我？”

阿桃：“好像……好像是崇川汽车站？”

刘三张大了嘴：“你，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阿桃：“看到什么？哦，看到了！”

刘三：“看到了？”

阿桃：“从卡车上下来，光着大膀子，浑身汗臭！”

刘三：“那么是夏天？去年？”

阿桃：“对，去年，你买了好几回草莓哪！”

刘三长舒了一口气：“现在不去崇川汽车站了？”

阿桃：“不去了。”

刘三：“不去好。那地方太乱，小偷多。”看了一眼篮子，“多好的孩子，真疼人！”蹲下来看孩子，拣了一颗草莓尝了尝，“嗯，好吃，真香。这草莓我包了。多少钱一斤？”

阿桃：“一毛。不，你包下算批发，给八分就行了。”称草莓，“四斤二两，算四斤。四八三毛二，给三毛吧！”

刘三付钱，捡了几颗草莓捧给篮子：“叫什么？”

篮子摇头。

阿桃：“她叫篮子，谢谢伯伯……”

篮子注视刘三。

刘三：“不谢，不谢。”

篮子：“……不谢，不谢。”

刘三喷地笑了。

刘三家。

刘三推门进家，把草莓放在桌上：“吃！”

后母从摇篮边站起来，到桌前吃草莓。

刘通州在剥蚕豆，面前已有一大堆青蚕豆壳。

刘三抬头看墙：“嗯？琵琶呢？琵琶哪去了？”

后母：“哼，我早就说家贼难防……”

刘通州脸涨得通红：“爸，是我拿走的。我请王爷爷把弦续上。”

刘三：“续上？为什么？”

后母：“续弦？多晦气！死了老婆再娶一个，才叫续弦，你晓得吧？”

刘通州怔了一下：“这么说，你，你不就是续弦吗？”

后妈“啪”地打了刘通州一记耳光。

石子路——石拱桥。

刘通州冲出家门，在余晖中疾走。

突然，身后一身脆脆的：“哥哥！”他蓦然转身，晚霞中，篮子穿一身白衣站在草莓篮子旁。

刘通州顿了一下，慢慢向她走去：“小妹妹，知道我是谁了？”

篮子调皮地：“不知道。”

刘通州：“知道你是谁吗？”

篮子：“知道。”

刘通州：“你的名字……”

篮子：“你说过，我的名字就叫不知道！”

刘通州一脸的愁闷和怒气顿时烟消云散，倏然抱起篮子向空中抛去，连连抛了三下。

篮子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……你叫，你叫，刘、通、州。”

刘通州：“那么你呢？”

篮子：“我叫篮子。”

刘通州：“什么篮子？”

篮子：“就是放草莓的篮子呀！”

阿桃在一边咯咯地笑了：“小调皮！以后叫通州哥哥，晓得啦？”

石拱桥墩下王爷爷家。

刘通州：“王爷爷，好了吗？”

王爷爷从墙上摘下琵琶，弹了几下，激情陡起，白发抖动，浑身震颤，忽又戛然而止，眼中汪着泪水，“一弹这琵琶，就想起你奶奶丽人。”

刘三从夜色中走来：“王伯伯，你是我妈妈最忠实的观众。她唱到哪里，你就跟到哪里……跟了总有四十来年了吧？”

王爷爷：“丽人翻船以后，我沿着崇川河找了一个月……也没有找到她。从那以后，我觉得自己突然老了……”

刘通州：“爷爷，教教我吧！我要弹得跟奶奶一样好！”

王爷爷：“刘三，这是你的意思？”

刘三点头：“我看这孩子长相、性情都像他奶奶，说不定有点天分。”

刘通州：“爸爸！？”

刘三示意他拜师。

刘通州当即跪在王爷爷面前，连磕三个头。

刘三：“王伯伯，拜托了！”也跪在王爷爷面前。

王爷爷：“好，看在丽人的份上，我就收下这个关门弟子！”

刘三家。

刘通州用力拧干尿布，晾在天井的竹竿上，随即从墙上摘下琵琶匆匆出门去了。

篮子坐在草莓篮子旁眼巴巴地望着走来的刘通州：“通州哥哥！”

刘通州：“篮子，草莓我包了。还剩下多少？”

篮子：“不知道。”

阿桃称草莓：“四斤多一点。”

篮子：“四八三毛二，给三毛吧！”

刘通州：“嗨，天才！三岁就会算啦！”

篮子：“我就会四八三毛二。”

刘通州：“好哇！阿姨，等会儿我爸给钱。”

篮子：“不给钱也行。”

刘通州：“哦？为什么？”

篮子：“不给钱就弹琴给我听。”

刘通州笑了：“等哥哥学会后。一言为定。”

篮子：“一言为定。什么叫一言……还为定？”

刘通州：“一言为定，就是说话算数。”

篮子：“那就好！我喜欢这个一言为定。”

刘通州拿起草莓走上石拱桥。

王爷爷家。

在挂满不同年代各种乐器的老屋里，王爷爷的白发和皱纹更显出历史感和风尘感。

他坐在桌前，吃一粒草莓喝一口酒，眼睛不时瞄一眼正在弹奏的刘通州。他时而摇摇头：“没有情！小通州，你的情在哪里？”时而砰地拍一下桌子，“不传神！神，你知道神是什么吗？”时而将酒盅敲着桌子，越敲越快，最后猛地向地下一摔：“这里要发出裂帛之声。裂帛之声，懂吗？”转过身去，猛地撕开土布蚊帐的一角。

天井里，桂花树下，石埠头上，刘通州勤奋练琴，手指如飞……

三年后。

一个月夜。

刘通州在月光下、石埠头上弹琵琶。

王爷爷则斜躺在破旧的藤榻上，眯着双眼倾听。他的白发和胡须，在月下如霜似雪。

河边的窗口，篮子跟着远处传来的琵琶声轻轻哼唱：“如果是这样，你不要悲哀……”

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也跟着唱起来。唱歌的是黄刚，他的小船划破月色在水巷中悠然穿行。船舱里有炉灶，炉膛里亮着橘红色的火光。

小船划到傍水窗下，黄刚抬眼看篮子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什么叫悲哀吗？”

篮子摇头：“……叔叔，你知道吗？”

黄刚：“当然……当然……叔叔知道。”

阿桃出现在篮子身后：“你这是卖什么哪？”

黄刚：“鲜肉小馄饨，鸭血线粉汤。”

阿桃：“篮子，阿要吃小馄饨？多少钱一碗？”

黄刚：“一毛五。”

阿桃转身拿过盖篮，放进一只碗，外加一毛五分钱，把盖篮从窗口吊下去。

黄刚早已抓了一把馄饨撒进滚开的水里。

阿桃：“他叔，你从哪儿来？”

黄刚：“前线。”

阿桃：“前线？是不是老山？”

黄刚：“差不多吧！”

阿桃：“家在哪里呀？”

黄刚盛起馄饨，装在吊篮里，随手取出钱，瞟了阿桃一眼：“……我是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”

旁边窗口伸出一个女人的头：“来一碗鸭血汤，多少钱？”

黄刚：“一毛。”

那女人：“价钱蛮公道，不知味道怎么样？”把盖篮吊下去。

黄刚接过篮子：“保你齿颊留香，吃了这碗想下碗。”

王爷爷家石埠头上。

刘通州奏完了《血染的风采》。

黄刚的船静静地泊在他坐着的石埠头上。

王爷爷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黄刚：“我是当兵的。现在……卖馄饨。老伯伯，要不要吃一碗小馄饨？”

王爷爷：“你在听琴，还是在卖馄饨？”

天上传来隐隐的雷声，黑云遮住了月亮。

黄刚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划船离去。